

学子人文书院之①

问学星期五

仇忠海 主编



YZL10890108493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学子人文书院①

问学星期五

仇忠海 主编



YZLI0890108493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问学星期五 / 仇忠海主编. —上海:上海文化出版社,

2010. 12

ISBN 978 - 7 - 80740 - 630 - 3

I. ①问... II. ①仇... III. ①科学知识—青少年

读物 IV. ①Z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12543 号

主 编

仇忠海

责任编辑

王 珺

装帧设计

许 菲

书名

问学星期五

出版、发行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网址:www.shwenyi.com

印刷

上海港东印刷厂

开本

890 × 1240 1/32

印张

4.5

版次

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国际书号

ISBN 978 - 7 - 80740 - 630 - 3/G · 519

定价

21.00 元

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

T:021 - 59671164

序

根据学校系列人文讲座整理出来的第四本书稿放在了我的案头，十几年来，上海市七宝中学开展人文教育的情景仿佛又历历在目。

1996年，我校针对重点中学长期以来“重理轻文、重智轻德”的弊端，社会生活中“人文失衡、道德滑坡”的现状，以及知识经济时代对人才的多元化需求趋势，在深刻把握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的基础上，提出了“全面发展、人文见长”的办学理念，其含义是学校所培养的学生，除了素质全面发展，具备创新精神、实践能力外，还必须具备浓郁的人文修养，懂得“何以为人”、“为何而生”，具备与人为善之品质，求真求实之精神，爱国报国之志向，自理、自立、自强之能力，以及对他人、对自然、对社会乃至对全世界的担当精神，开阔的胸怀、健康的心理和完整的人格。

在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，现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我的老同学夏中义先生的鼎力相助下，从1998年上学期起，我们开始请华东师范大学教师以及沪上知名作家、诗人、艺术家，于每周五下午，来到五百多名高一新生中间，开设“文艺暨人生”的系列讲座，在轻松的氛围里与同学们谈文学、论艺术、侃人生，使同学们获得了课堂之外的另一种视角，看到了另一种景色，感受到了另一种人生况味，深受同学们欢迎好评，并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，当时的《中国青年报》、《中学语文教学研究》等报刊杂志都先后进行了报道。

随后这些讲座的部分内容也逐渐整理成文，陆续出版，成为校本教材，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《渴望星期五》（上海文化出版社）、《相约星期五》（上海文化出版社）和《星期五一生回味》（宁夏人民出版社）。

这些讲座主题突出，强调系列，持续十余年而从未间断，列入校本课程，这在全市以至全国的中学里恐怕都是不多见的。

现在即将付梓的第四本书则与前三本书的背景又有所不同。

十几年的学校人文教育实践，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，人文精神决定着人的精神世界和发展高度。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：“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，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，完成他的人格，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”；又像潘光旦先生指出的：“教育的理想是在发展整个人格。”

因此，学校继2007年在自筹资金建成建筑面积为2580平米的“学生科学研究院”之后，又于2009年创办了建筑面积1040平米的“学子人文书院”，并先后把这些场馆、辅导教师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专家等资源，整合成“智慧与创造”、“文化与人生”两类校本课程系列，分别纳入学校三类课程之中，贯穿高中三个年段，以期为学生提供一种能够自主学习、主动发展的创新生态环境。

时至今日，高一下学期的《文化之旅》系列人文讲座，作为“文化与人生”校本课程的第二个层级，下启人文入门课程《走进我们的人文书院》，上承《传承与创新》研究与实践课程，成为了校本人文课程的重要内容。随着讲座的推进、思考的深入，讲座的文化内涵更为丰厚，质量更高，形式更为活跃，影响越来越大。我们的办学理念和做法得到了社会上越来越多人的共识，越来越多的社会优秀人文资源不断地加入学校文化建设，譬如附录在书后的“七中学子对话《大师》活动”。

我们期望这样的学校教育，它培养的学生是爱读书，能思考，具才情，敢担当，保持平民本色，具备精英气质，是社会的中坚、民族的精英和国家的栋梁，能够为人类承担起更大的责任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。是为序。

沈志海

2010年5月20日

目 录

序 仇忠海 / 001

我的大学在丽娃河 夏中义 / 002

校园，让我们学会独立行走 王嫄珊 高一(2)班 / 020

在《故宫》的背后 周兵 / 024

成功不是一个人的 俞超 高二(10)班 / 032

漫谈读书 陈子善 / 036

当孩子遇见文字 曹梦朔 高二(11)班 / 048

当前的语文环境和教师的责任 郝铭鉴 / 052

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 王姣妮 高二(7)班 / 064

走进摄影世界 林路 / 068

能否停留 顾倩 高一(2)班 / 075

历史的意味 今波 / 078

文化与我们的过去、现在、将来 陈雪晶 高一(1)班 / 087

浅谈舞蹈中的美体和艺术素质教育 汪齐风 / 090

舞出人生 孟雪笠 高一(1)班 / 100

我国周边热点形势分析 吕晓伟 / 104

中国不高兴 陈立尧 高二(11)班 / 118

星座的奥秘 卞毓麟 / 12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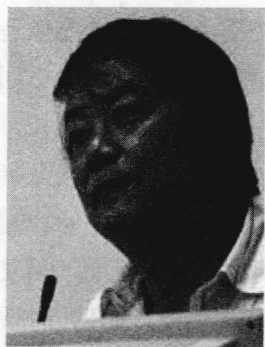
星座 vs 生肖 吴梦婷 高二(7)班 / 132

五福堂书画

上海师范大学学报

文学

夏中文



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，教授，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主任。上海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

2003年前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，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。主攻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史案研究，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，《文艺理论研究》杂志编委。

我的大学在丽娃河

/夏中义

在座的同学都有一个大学梦，大学是什么？大家心里肯定有很多想像，虽然这个想像是没有根的。只有把自己的青春和大学连在一起的过来人，讲起他心中那梦寐萦绕的校园，这才算有根。

一提起我的母校，我就想起校园有一条河，一条绿色的河。她的名字美丽得像少女，叫“丽娃河”。我的母校是华东师大。1978年春天我进入母校，1982年春天留校执教至2003年春天。若加上本科四年，我在华东师大的岁月长达25年。人生能有几个25年？所以，虽然离开了母校，但母校的那条河，一直流淌在我的心里。

你们三年后考大学是18岁，我读大一时28岁。这十年到哪里去了？给十年“文革”埋葬了。或许，我28岁读大一，和你们18岁读大一是同样兴奋，但味道是不一样的。我记得到华东师大报到那天，我走到校园腹地，看到了那条绿色的丽娃河。丽娃，原来是一个白俄罗斯少女的名字，她失恋后投水而死，她的忧伤的传说，就流淌在这条河里。然而，我第一次看到这条河时没有忧伤，我只感到幸福。我预感我的生命将有新的开始，我好像听到了心里雪崩似的隆隆声，仿佛郁积千年的冰山今天终于被阳光照射后崩塌了！我的心在喊：解放了！什么意思？因为读大学前，我熬过了你们现在未必能承受的困苦。

读大学前，我曾在上海街道一个小作坊干活两年，每日八小时劳作，日薪0.7元。后来在黄浦区一所中学当代课老师，你们无法体会当时一个代课老师寄人篱下的那份屈辱与无助。即使我的教学、班主任工作都很优秀，但校党支部书记和校长每到学期末都对我说，你的

表现太好了，但学校无权承诺下学期一定聘你。因为学校只有聘请一学期代课老师的权限。也就是说，我失业了。失业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下学期，我将去何方？我的明天在哪里？我是不知道的。所以1977年，当我这个代课教师听到停止十年的中国大学高考招生制度恢复时，我想，我的春天或许快到了。复习迎考的时间极短，才一个多月，而我中学学的数学、外语、语文已经扔了整整十年。其实我在中学只读了一年高中，1965年进校，1966年“文革”就不读书了。结果，我考得不错，平均成绩87.75分。当时考四门：语文、数学、政治、历史（地理），总分400。

进了大学，心情就全变了，我有一种幸福的陶醉。幸福感表现在两方面：一、我变得特别能吃。刚报到时我还挺瘦，但读了华师大后早饭吃四两，午饭吃八两，晚饭吃六两，一下子把面孔像吹泡泡那样吹大了。我记得当时班长对我说：夏中义，就眼看着你那张脸一天天地膨胀，给你个绰号：用精白面粉做的鲜肉包子。我笑了，这是当大学生的幸福。二、我变得特别会玩。和班上同学一起玩，玩得很高雅。七宝中学是我的高中母校。近十年来的发展突飞猛进。第一轮发展目标是“全面发展，人文见长”，第二轮发展目标应是这八个字：“平民本色，精英气质”。为什么说“平民本色”？因为在座同学的家境大都比较普通，但野百合也会有春天。这就是说，同学们完全可在母校高中三年期间，在精神人格层面，认真地尝试“爱读书、会思考、有才情、敢担当”，为自己一辈子将路走好打底子。这样，你以后读大学，无论学什么专业，都有一个坚实的人格根基，能让你在专业路上走得直，走得高远，让人看到你就肃然起敬，让母校为有你这一位杰出校友而觉得骄傲。有人说，这世界没有我，地球照样转动。我说，我更希望地球因为有一个我，在某时刻会转得快一点。同学们柔弱的肩膀可在高中阶段尝试担当一些责任。什么叫精英？精英就是要担当责任。应该说，31年前读大一时，我和我的同学玩得很“精英”。

我到现在还记得有三次活动，就是我们同学在寝室里策划的。第一次是法国在上海举办“印象派画展”。印象派在世界绘画史上的伟大，在于它把人的视觉对色彩的敏感，第一次从“酱油色”的画布里解放出来。也就是说，“印象派”前所有的西方画家都在室内作画，光线偏暗，所以几乎所有的画都画得像达·芬奇的《蒙娜丽莎》那样，其色调好像是用酱油拌着可可画出来的。但印象派却能把阳光照射下的宇宙万物的辉煌和丰富色调表达出来。你看印象派的画，就像在视觉上领略到交响乐的响亮和丰采。1978年后中国大地春风荡漾，法国人就把他们珍贵的、国宝级的绘画送到上海来了。画展设在上海展览中心，那是位于市中心的一个著名建筑。为了购票，人们排成长蛇阵，围了两圈。我对同学说，我们写封信给画展组委会，说我们是“文革”后第一届大学生，我们对法国绘画情有独钟，现在好不容易来沪展出，而我们却因住校无暇前往购票……我们的诚意果然打动了组委会，回信允许我们不排除，径直购票进场参观。我班同学蜂拥而去，这是一次真正精美的视觉大餐。

第一是看画，第二是看戏。80年代的中国舞台百花齐放，我记得有一出舞剧叫《丝路花雨》，是舞蹈家用敦煌壁画所描绘的飞天的肢体语汇来演绎剧情。《丝路花雨》抵沪后首演于邻近国际饭店的长江剧场，坐在第一排的全是我们华东师大中文系四班的同学。

还有一出戏，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剧作家，也是华师大校友沙叶新写的《陈毅市长》。这出戏结构奇特，它不是法国古典主义的三一律，在同一地点，在24小时里演绎一个故事，它是“串糖葫芦”结构，或者说它的结构是“反结构”，是让主角轴承般地串起所有场次，但幕与幕间却无情节的内在绵延，确实让人耳目一新。沙叶新是这么一个剧作家：假如着眼于戏剧整体艺术，那么与世界最伟大的戏剧大师（比如奥尼尔）相比，沙叶新当然不是世界性的，但沙叶新绝对有能力把个别场次设计得特别精彩，精彩得让你目瞪口呆。比如有这么一个场

景：陈毅当市长了，解放军进城了，有军功者都可以往“上面”跳一跳。有个团长进来了：“陈总，为什么我就不能当师长？”陈总问为什么，他说：“我身上的伤疤比一般人多得多！”陈毅说：“你就把你的军衣脱下来，数一数，到底有几个伤疤！”一个解放军团长，要当着一千多个观众，把军衣脱掉，他害羞，不愿脱。陈毅下命令：“你脱！”他脱了。正当这时，有人从舞台左侧进来，他是经过万里长征的炊事班老班长。陈毅说：“老班长，请你把军装也脱下来。”那位满头白发长胡子的老战士极其惊诧：“干什么，陈老总，让我脱衣服干什么？”“让你脱就脱！”两个人都脱了。两个赤膊上阵的解放军就这样站在我们眼前。接着，陈毅让年轻的团长数数：“老班长身上的伤疤多，还是你伤疤多？”那场景极具戏剧效果，掌声不断、笑声不断。团长羞愧了，低下头：“市长，我错了。”

第三是旅游。玩，离不开旅游。读中文专业，不会不知朱自清的散文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，写得太美了。上海没有秦淮河，只有黄浦江，还有一条苏州河。于是我就向班委提出一个春游方案：全班同学乘苏州河上的夜航船到常熟去，我们要在夜航船体验苏州河的灯影桨声。谁知道这条夜航船不大，拱形的乌篷覆盖船舱，在上海和常熟之间漂流，每天不超过二十人，而且乘客几乎都是庄稼汉。突然一下子三十余人拥了进去，都是大学生，绝大部分是男生，女同学很少。大家都非常兴奋。但到半夜12点后，我看到绝大部分同学都吃不消了，都趴下了。我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：有个女同学平时在班上很羞涩，见了男同学还没说话脸就红了，但此刻她也被睡意击倒了。她就横在我的脚边，我背靠船舷，挤在两个坐着打盹的乘客之间没睡着。半夜两点后又看到她的背和一个庄稼汉的背——那个庄稼汉赤着脚满腿都是泥巴——啊，我班那个淑女的背，就这么和弥漫着泥土气息的庄稼汉的背紧紧贴在一起，两个人都“甜蜜入梦”。我想，这太有意思，这么一想，我就更睡不着。我悟出了一个道理：毕竟人是有生理极限的，

当一个人的生理需求(比如睡眠)达到极限,什么羞涩、礼仪、拘谨、矜持都将消失。所以有时候“玩”得有没有味道,不仅取决于你玩什么,更取决于你能不能玩出品位,玩出对人性奥秘的探索。

我再讲当年大学的男女生关系。我读大一时已经28岁,还不是班上最大的,最大的30岁。当时我班两个考分最高的(平均90分)都是女同学:一个后来成了沪上著名作家,叫王小鹰;还有一个是我班第二任班长,因比我大二岁,姑且称她N姐。我讲的女生故事首先跟她有关。

1978年初夏,华师大校园极其空旷宁静。当时校园和今天不一样,不仅人少,就是有人也都是散步,没有异性手牵着手、勾肩搭背或更亲密接触的。傍晚,华灯初上,我在静静的梧桐树下默诵古诗,抬头望见林荫大道,不远处,有一个穿浅蓝色连衣裙的女生,她步履柔缓,好像也在温书,手执绢面团扇,走一步,扇一扇,其背影被柔和的灯光映得风姿绰约。“小院深深深几许”,那不是只有在宋词意境里才出现的淑女造型吗?她是谁啊?我就加快脚步,一看,是我班的N姐。N姐只有在蒙蒙的灯光下才会那么温柔。她若在阳光下打篮球,当后卫,总是那般一蹲。灯光下的N姐怎么和阳光下的N姐差距那么大,我非常惊讶。我回宿舍就忍不住写了一首诗:“大姐啊/你的背影在月光下是那么年轻/虽然你早到了当母亲的年龄(因为她30了嘛)。”当我写好诗,同寝室的同学们很兴奋:“夏中义,你写得真好!你不仅可以做理论,你还可以当诗人!”我说:“我求你们,不要把这首诗告诉N姐。”每个同学都说:“绝对不出卖你。”但第二天清晨,我刚进教室,全班同学都冲着我朗诵:“大姐啊……”(同学们狂笑)我很紧张,我看到N姐,说对不起,她说没什么,笑嘻嘻的。我以为风波就过去了,但是没有。

N姐是中共党员,读大学前当机关干部,平日不苟言笑。和她同寝室有个小女生,叫小M,有一天突发奇想,说她有办法测定哪位女生天性温柔,只须摸一下耳垂。于是一寝室的女生互相摸了耳垂,都很柔软,但就是没人敢摸N姐。N姐很生气:“你们都摸过了,为什

么我的耳垂不摸了呢?!”小M说:“我怕你不柔软……”“谁说的,你们都柔软,就我不柔软吗?”小M摸了,结论:很硬。两人为此吵架了,吵得很厉害。小M很快被击倒了。“我不和你吵了!”小M刚退到门口,心犹不甘,这时她想起了那首诗,她站在门槛上:“大姐啊……”N姐哭了,她灵魂最柔弱的一块被击伤了。她找辅导员告状了。辅导员来找我谈话,说:“小夏,你很有才华,你以后不要把才华用在大姐身上。”

我再讲另一个女生的故事。去年她已在杭州退休。她是当年班上的“纯情偶像”,白白圆圆的脸,大眼睛,若线条再纤秀一点,活脱脱是林徽因第二。为什么称她为“纯情偶像”呢?因为她在东北农场工作时有个男友是杭州人,当她考取大学时男友已回杭州。我们知道她的恋爱史,就问她,华师大毕业后你愿意留在故乡上海工作吗?她说不,我的第二故乡在杭州,我们都很感动。那时大学生谈恋爱似乎特别专一,所以就称她为“纯情偶像”。但有一天她特别生气。为什么?当时我们班级午餐总爱占一个长餐桌,一侧坐男同学,另一侧坐女同学。“纯情偶像”就坐在我的对面,平时我们说话比较投机。有一次,她虎着脸,“哎。”我说,“我哪里得罪你了?”她气呼呼地说:“你称我是‘纯情’的,你呢?”“啊,我也很纯情啊!”她说:“你告诉我,昨晚我看到了坐在你身边的那位女孩子,是不是又换了女朋友?”我说:“不是。”这座位就是我们全班一起观看话剧《陈毅市长》的座位,我的未婚妻也去了。我和她有八年恋爱史。我说没换。她说:“肯定换了!”我问她怎么知道的?她说:“我在幕间休息时,从侧面看到你朋友了!哪有那么年轻啊,才18岁!”我的未婚妻其实还大我一岁,已29岁了。从侧面看她确实好像只有18岁,她真的很漂亮,尤其在不太明亮的灯光下。当时的大学活对我来说,确实是一首歌,一首迟到的青春之歌。

我再讲一个男生。他长得很帅、很酷。读大学,我是不带薪的,他已经当了十年司机,带薪,已当父亲了。他很聪明,能说会道,人生阅历比一般同学丰富,组织能力强,所以周围总是有一群人追随他。

大学毕业前夕，我留校了，他也留校了，我留在大学本科，他留夜大学。我和他打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扑克。他嘲我：“夏中义，今晚你才‘与民同乐’。”我说我从来没有当过官，但我听得懂他的意思。每个人都可选择他的生活方式，我无权反对，但也不会追随他那种生活方式。读大学对我来说，是苦苦期盼了十年，才侥幸拥有改变命运的神圣权利。我没有理由懈怠、轻慢这时代的馈赠。而他常常晚上下棋下到东方欲晓，早饭都不吃，整个上午补充睡眠，却不妨碍他的考试成绩依旧体面，这也证明他确实聪明。所以他留校了。问题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注定他在学术上走不远。2002年，也就是本科毕业二十年后，他突然请老同学聚餐，酒喝到半醺，他拍拍我的肩：“老夏，希望你为我投上神圣一票，朋友嘛！”我能领会。那年我已是华东师大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系学术委员会委员，他仍是讲师，他能否晋升副教授，有一票是在我的手里。凭一个教师的智商与能力，他早该有副高职称了，但我内心却又有另一种声音：人啊人，若“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”呢。

接着我想讲师生关系。我读华东师大本科四年，母校改变我的命运，很重要的一点，华师大有我的恩师，有饮誉海外的老学者，也有人格高尚的中年师长，还有辅导员，都对我很好，但也有心胸狭隘的老师，成了你成长的障碍。今天我主要讲后者。比如有个古汉语老师，是系副主任，他不喜欢我，因为我不喜欢上他的古汉语课。原因之一，是该课程安排在午后一点半到三点。我曾患肺结核病十年，有午睡的陋习，所以上古汉语课，我很难熬得住，我要睡觉，他对我很反感。有一次，我在梦中听到同桌喊：“夏中义，夏中义，还没醒啊。”我说干什么？他说老师让你上黑板去。后来我才明白原来老师想着辱我。他在黑板上很潇洒地写了一行孔子语录：从“宰予昼寝”到“朽木不可雕也”。他说：“夏中义，请你上来，把它译成现代汉语。”我当时还睡意蒙眬，走到黑板前才睁开眼睛，才知道，这个家伙在戏弄我。当然这样的翻译不难，没料到那个老师一直对我耿耿于怀。

最后一年要写毕业论文，他是系教学副主任，负责全系同学毕业论文事宜，师生结对子，也由他来分配。我选择的论文题目比较拗口，叫《费尔巴哈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》。费尔巴哈是德国近代哲学家，是青年马克思很喜欢的哲学家，是他把青年马克思从黑格尔的哲学阴影中解放出来。费尔巴哈对俄罗斯的思想家、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影响很大，导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27岁时写了一篇硕士学位论文，叫《论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》。后来这篇论文就成为西方美学史上的一部名著，后又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的左翼文艺理论。

他（系副主任）把我的论文辅导任务给了外国文学教研室的一个资深教授，这本是我最喜欢的老师。但很快我发现不对，我的论文辅导不应由外国组老师来担当，应该让理论组老师来担当，否则会引起误解。当我这么想时，误解已经发生，有老师在文艺理论教研室说：“夏中义所以把论文交给外国文学组辅导，是因为文艺理论室的所有老师都不在夏中义的眼里。”我去找那个系副主任谈，希望把论文转换到理论室。他知道我遇到尴尬，但他不愿意，他就要设置障碍，看你能否跨过去。你想，都快毕业了，但我的学位论文导师还没落实，外国组的老师很诚恳，他说：“小夏，我可以指导你，但对你不利。”而另外应该指导我的理论组的老师却说：“夏中义根本看不起我，我也不愿意指导他。”一直到最后，我已被分配留校执教，第二天就要举行上海市第一届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研讨会了，就在这天的前夜，另一个系领导颇费口舌，才说服那位理论室老师在名义上担任我的论文导师。

同学们，你假如在大学四年，下决心要走出一条独立的人生道路，那么你难免会遭遇压力。我一进校门就心仪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。他不仅是革命家、经济学家，他最吸引我的，还在于他能用散文一样美丽的笔触去书写他对人生、历史、世界的感悟，他可以把理论写得很美、把美学写得很美，这恰恰是我所神往的。为此目标，我可以把全部精力都凝聚于此，在大二上学期就刊发美学论文在母校学报，也

因此，或许我把应该读古汉语的时间，也拨给了美学理论的自学。但这并没阻碍我古汉语期终也考得很好，这就让那个古汉语老师非常郁闷。毕业时，他说：“夏中义，你为什么不到我家来啊？”我说：“我不认识你家啊。”他说：“你撒谎，77级每个同学都到过我家，就你一个人没到过！”哎呀，我想我犯错误了。我怎么一点都不懂搞点“关系学”呢？所以有时候，倔强的个性会让你付出很多。我不知我说这个话，是否会从反面劝诫同学要变得圆滑一点呢？还是从正面提醒大家，假如你真的认同人不可置换的自由和独立是最珍贵的话，那么你必须要有精神准备，为此人格建构付出代价。

后来我写一篇短文，叫《宠儿与弃儿》。宠儿是大家所喜欢的人，弃儿是大家都侧着眼睛看你：“何许人也”，不把你当自己人。有时我觉得，华师大那条丽娃河待我不薄，有时在丽娃河畔又觉得孤单。我班当时有“宠儿”，比我大两岁，温文儒雅，人见人爱的人，脸很帅，服饰也很入时，学习成绩绝对好。本科毕业，我和他一起留校。他是研究语言学的。20年过去了，有一天在母校我和他“撞”上了，我骑着自行车，他叫我的名字，我下车。他说：“夏中义，你下车的那个动作很潇洒！”又说，“你就这么潇洒地一路走来。”因为我们有25年交往史。我说：“你不是不知道潇洒的代价。”我又说，“我知道你，你当父亲，你就希望能让女儿为你骄傲；你当学生，就希望老师喜欢你；当你是下级，你肯定让领导放心；当你成为丈夫，你的妻子备感温存。你是很好的好人，你一路走来，你是宠儿。我不是，我是弃儿。”后来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也承受了很多很多。”我知道，他那个教研室老师分两派，因为共和国后“极左运动”很多，人际关系极其紧张。这次运动我整你，下次运动你整我，弄得老师几十年里不得安宁。因为他太好了，两派老师都喜欢他，弄到后来他到A派老师家去要偷偷摸摸地去，像见不得阳光那样。因为被B派老师看见，他们会说“你背叛”。他的一颗心就裂成两半。所以他说“也承受了很多很多”。

我就不愿这样。我喜欢哪位老师，我就到他家里去，他待我像儿子一样。甚至他跟师母拌嘴，都要我去劝。但因为对这个老师好，同一教研室的另一个女老师就不相信我。有一次，因为公务，我去她家，她刚从国外回来，问我：“你为什么到我家来啊？”一直用眼睛瞪我，好像我是间谍一样。我知道这是我必须付的代价。我是“弃儿”，但我自由。他是“宠儿”，但他不自由。所以我说当我成为“弃儿”，我不幸，但不幸中有幸，因为我不曾失却人格的独立和自由。他很有幸但又很不幸，因为他经常无端地把自己的感情和心灵分为两半，很无聊。

这么看来，人生在世，不宜苛求一时之长短。人生不是百米冲刺，不是跑400米、1500米，人生是一个永恒的长跑。人生就像马拉松，你能否得金牌，不取决于某个瞬间某个学期，而要看10年、20年，乃至一辈子。就这么独立自由地走来，我确实遍体鳞伤，但认同我的人也不少。我班当时近四十个人，经过二十多年，有三分之一的人通过各种途径，陆续留在母校工作。但最后还是我第一个当了教授，第一个当了博士生导师，第一个当了学术委员会委员。

最后讲我的本科学业。我进大学的第一天，就想成为文学理论家，现在可以告慰大家：我做到了。我学得比较主动，有些课我不喜欢，但成绩依然体面。古汉语我也可得90分，把王力主编的《古代汉语》多卷本看十天十夜，把它“嚼碎”，应付考卷，得优秀并不奇怪。现代汉语我也不喜欢，我是中国人，又不想当播音员，所以上现代汉语课时，我是把现代汉语教材放在上面，下面是朱光潜的《西方美学史》。汉语老师说：“夏中义，你听这个音是什么？”我很投机，去声入声我能分辨，阴平阳平分不出来，我就胡来，我想总有百分之五十的概率。所以我普通话讲得不好，很羞愧，但并不妨碍我是一个好老师。

当时我们读大学比较体面的成绩是90分，90分以下觉得丢脸。那时候学风非常好，晚上校图书馆所有阅览室的所有座位在下午四点